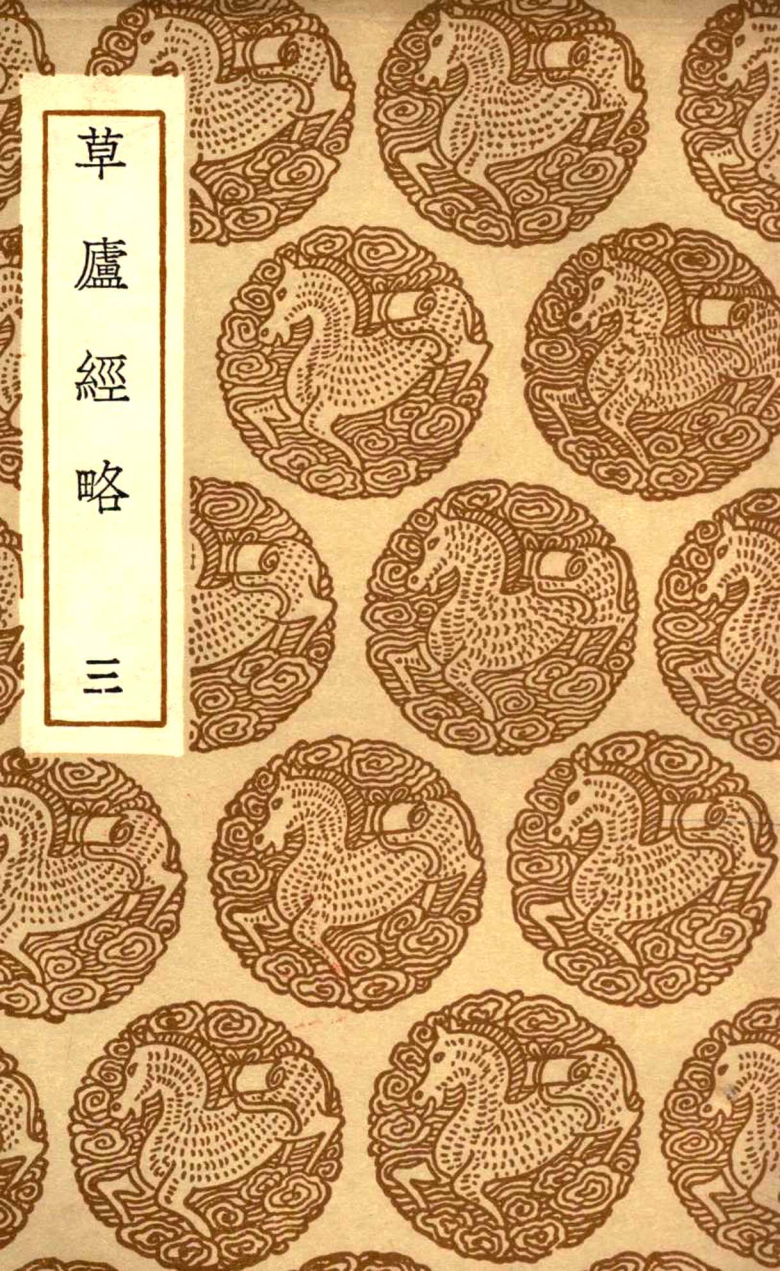


草
廬
經
略
三



草廬經略

(三)

撰人未詳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草

廬

三

經

冊

略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草廬經略卷九

擊強

大敵在前。兵精勢銳。志在深入。陵我郊圻。此而欲與之浪戰。非策矣。當阨塞險阻。堅壁守之。使不得進。分遣奇兵。斷其運道。截其後援。奪其所恃。乖其所之。清我之野。飽能饑之。佚能勞之。治能亂之。漸見困敝。乃可乘矣。於是微而怒之。佯而誘之。令入險阻。乘高布伏。四面夾擊。彼縱欲衝突。而地不可施。縱欲爭長。而四面難支。如與猛虎相持。先縈而擾之。敵而餒之。使其搏噬莫加。氣力漸弛。徐施陷穽。令其自墮。此法蓋持久以待其衰。多方以誤其趨。先務高城堅壘。精器足糧。庶有所恃。而曠日緩之。是善守者藏於九地。復蓄士卒之力。因戰地之利。爲無窮之奇。是善戰者動於九天。旣以守而待攻。復以戰而乘敵。敵雖強。直鞭箠使之耳。

金兀朮會諸將攻和尚原。吳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怯。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垵以待之。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後又攻仙人關。殺金坪玠。以萬人當其衝。與弟璘死據其地。力戰不退。戰士少懈。急屯第二隘。用駐隊矢迭射。金人百計攻之不下。玠度可戰。明日大衆出。衆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兵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宵遁。遣統制張彥劫其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玠兩扼強敵。先用駐隊矢連射。而兵

不出者。所謂強而避之也。繼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所謂飽而饑之也。度其困且走。與金人百計攻之。不下。而玠度其可戰者。是佚能勞之也。伏神垓。河池以擊之者。用地利以戰也。深得擊強之宜。從來良將擊強敵。未有不先避之者。

陸遜之擊元德。曰。備。猶虜也。更事常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是誠見之審矣。蓋敵之始進。其鋒正銳。當之未有不碎者。彼求速戰。吾積日延時。堅壁臨之。銳者挫矣。況運道懸隔。糧餉愆期。野無所掠。飽者饑矣。既挫且饑。吾復勞之。敗形自露。猶懼敵之侵軼我也。而乘險以敵。是又先爲不可勝也。至四面夾擊。則吳子五軍擊強之道也。

擊衆

擊衆者。利險阻。利昏夜。兵家固已言之。又當觀敵之用其衆者何如耳。倘其正兵倍我。而其餘皆奇也。截後擊旁。擣虛扼亢。埋伏以爭利。據險阻分其勢。出奇無窮。令我應接不暇。如此者。名爲智將。宜伺使相機。勿與輕戰。如悉勒其衆。雲屯鳥合。橫互蔓延。以爭一戰之勝。此庸將也。雖衆可虜。擊之者使驍將統銳士。分爲數道。一擊其前。一擊其後。一擊其左。一擊其右。大呼陷陣。縱橫衝突。使其士伍誼置。行陣錯亂。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若敵兵方行未艾。勢必先後續至。吾搏前擒後。擊左獵右。蓋敵雖衆而不善其用。則分數不明。人心不協。受攻之處。聲息不聞。救應難及。一處潰散。轉相驚怖。勢若崩山。軍資器械。爲我之用。是謂勝敵而益強也。

梁王景仁率其軍七萬餘人。與晉周德威戰於鄆南。梁軍橫亙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居東。晉人不戰。至未申時。梁軍饑且疲。將退。東偏塵起。德威鼓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汴宋軍走矣。梁陣動而不整。乃皆走。遂大敗。

劉鄩禦石勒於洛陽。曜衆十餘萬。陣洛西亙十餘里。勒望見曰。可以賀我矣。自與石虎等分軍進擊。曜敗就擒。

苻堅伐晉。遣朱序來說謝元等降。序固晉臣也。先爲秦所擄。私謂元曰。若秦百萬之衆俱至。誠難與爲敵。宜及其未盡至。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元從其言。遣劉牢之率兵五千。敗其先鋒。梁成於洛澗。斬之。遂進與秦軍戰於淝水。堅麾諸軍稍退。欲俟晉半渡而以鐵騎蹂之。秦軍退不可復止。序在軍後呼曰。秦軍敗矣。軍遂走。

夫梁陣動而不可整。秦軍敗矣退而不可止。皆緣人衆陣大。視聽不一。轉相訛誤也。而石勒之分擊。則令衆人不及相救。雖衆安得不敗。夫敵衆而無紀律。固易敗也。然紀律之明。部伍之肅。自非羣盜。其孰不能。古以少擊衆。無如岳武穆。每以數百騎橫蹂大敵。雖緣士精將悍。還因見機。李光弼屢敗史思明。亦以寡也。其背城禦敵。必不野戰。是利險阻也。勅郝廷玉。倫惟貞等。各引數百人。以攻其堅。是分數也。約大旂三麾至地。諸軍畢入。死生以之。是大呼陷陣。縱橫衝突也。以吾之寡。擊人之衆。倘非力戰。又弗觀聲。難有濟矣。信乎不離成法者近是。

度險

凡大山大水。坳坎狹隘。險阻林木。沮澤之處。俱險也。敵人薄我。正惟此地。我欲渡之。其術安在。不得囂行。必以次序。先爲不可勝以待之而已。次選精銳。索其有伏與否。伺敵之隙。預涉其所。相地結營。堅立壁壘。度涉備禦。然後大衆徐徐整列。以次而濟。敵雖善襲。我之家計業已先立。持重臨之。彼計自詘。設奇制敵。又屬後圖。而嚴兵防後。倍宜畱心。萬一敵人狡譎。知我前軍備則後必無虞。潛師間道。俟我半渡。從後反擊。無有不克。此爲將者所宜防也。而旣渡之後。卽須防遏。勿使敵兵阻塞。斷其糧道。截我輜重。絕我歸路。此尤爲長慮而却顧者。

晉人伐鄭。鄭遣使求救於楚。使歸。鄭詢楚師何如。對曰。楚不可用也。其來甚速。過險不戒。其後楚果有鄢陵之敗。

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師遂不整。爲羅所敗。

楚子庚伐鄭。欲過潁水。恐鄭襲之。乃使右師先城上棘。

趙充國伐羌。至金城。兵不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卽夜遣三校尉銜枚先渡。輒營陣。會明畢。遂以次盡渡。數人者或如法。或不如法。而勝負因之。誰謂兵行險阻可輕進耶。至若謹備敵之從後反擊。如馬超之擊曹操於渭河。慮敵之窺我旣渡以兵塞之。如成安君請騎三萬出井陘之險。以截韓信之後。是亦理勢所必有者。可無防耶。

薄險

薄險者。迫諸險而擊之也。凡水澤沮洳之濱。山林傾側之所。地勢崎嶇。迂邪狹險。若此之類。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隊伍不得森列。前者雖至而未整。後者方行而未息。人馬數顧。行陣絕續。人心未一。銳氣未張。備禦未嚴。此正可以憑陵之也。我欲勝之。亟宜薄之。車馳卒奔。乘勢而蹙。以一擊十。必使無措。須於敵之未至。飽士卒。蓄戰力。靜息以待。假令敵素持重。審而後涉。便宜斂軍。祕迹退處潛伏。俟其半渡。然後馳之。無弗勝矣。倘前軍有備。尾擊亦宜。雖間道潛兵。襲其不虞。必敵無後援。而後可。相機用智。總在將心。因地出奇。無庸錯過。

宋襄公及楚人戰於淝水。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君子不困人於阨。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成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國人皆咎公。公曰。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險。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世笑以爲宋襄之仁。

宋興師北伐漢。遼冀王敵烈及耶律沙救之。與宋師遇於白馬澗。沙欲阻澗以待後軍。敵烈不從。渡澗迎戰。陣未成列。宋將郭進薄之。遼師大敗。敵烈等皆死。會耶律科軫兵至。沙得免。夫薄險之師。成列雖易。而進退之間。將有權宜。故孫子云。我出而不利。彼出而利。曰支地。支地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此爲智將。乃不墮機。寧持重以臨人。毋輕進而爲人薄。是以晉楚隔一水而兩不濟。卒罷兵而交退焉。倘欲必濟而進取。先潛師以掩襲其後。敵見我之掩其後。

也。驚怖而退。我始可進。而可以免于薄矣。

守險

險者內地之藩屏。得險而守之。則敵不能進。而境內安。故守城不如守險。以敵攻城易而攻險難。而我守險易而守城難也。滾木壘石。守險之物。材士射手。守險之人。堅壁重壘。守險之備。毒弩火藥。長戟脩矛。守險之器也。險阻既守。別徑宜防。恐敵由之。擊我腹心。倘若交鋒。不宜浪戰。須乘高據險。出奇匿伏。彼既勞疲。自應引退。慎勿輕追。恐爲所誘。第俟諸險道。旁而擊之。蔑弗勝矣。卽欲追敵。必審虛實。如果糧盡食乏。志切言旋。士心懈弛。銳氣沮喪。選吾驍勇。踵而覆之。如振槁葉。易於摧落。

劉曜克洛陽。圍石生於金墉。後趙王勒自統步騎救之。濟自大碣。謂徐光曰。曜陳兵成皋關。上策也。阻洛水中策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及至成皋。勒見無兵。大喜曰。天也。竟至洛陽。破曜而虜之。

苻堅遣將呂光破龜茲。光入其城。見城如長安。宮室甚盛。其境饒樂。入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曰。此不足畱。將軍但東歸。自有福地可居。乃以駝三萬頭。載外國珍寶。驅駿馬萬匹而還。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曰。光新破西域。兵強氣銳。聞中原喪亂。必有異圖。若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旣窮渴。可以制之。如以爲遠。伊吾關亦可拒也。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熙不聽。爲光所敗。

金人侵蜀。吳玠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米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

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我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

夫石勒以守成皋爲上策。蓋以成皋既守。無路可通。洛水逶迤。別津可涉。揚翰高梧之必勝。計在奪水。則敵勞。西北徼外。沙磧千里。從古至今。患難得水。胡人入貢。多以車載水而行。亦方域之不得不然也。吳玠堅壁守險。恃敵不敢越彼而進。懼躡其後。而審勢觀變。又在乎人。倘或敵人勢重。強逾十倍。以二與我立陣相守。以二沿途嚴備。其六。則長驅直搗。傾其腹心。藩籬雖在。亦終無益。唐李淵以諸將守河東。而自以精兵入關者是也。

奪險

奪險之法。非力戰誠不可矣。然敵既據險以迎戰。我仰而攻之。損士卒不旣多乎。敵見逼而備禦嚴。我重傷而備不得。是自困之道也。須於進之之始。且勿急攻。陰令土人潛引死士。疾若猿猱者。或竊從間道。或攀緣巖谷。多帶旂礮鼓角。入彼左右。隱伏以俟。我大兵然後鳴鼓以進。外兵旣交。內應張旂鼓譟。銃礮喧填。賊必謂我已入天險。無不恐懼潰散者。蓋山崇谷峻。鳥道縈迴。但非容易可登。豈得盡云無隙。明攻暗入。倏忽若神。從古英雄多循此道。至若水險。法亦相同。彼阻水以堅守。我陣而佯渡。潛遣偏師。別取他津。銜枚迅濟。出其不意。彼自驚亂。大兵乘亂。如入無人之境矣。

德慶侯廖永忠攻瞿塘。其關山峻水微。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我師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濟饑渴。山多草木。令軍多衣青蓑衣。魚貫而出。

崖谷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分爲兩道。夜五更以一軍攻其陸寨。以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知覺。盡銳來拒。而永忠已破陸寨矣。旣而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旂。鼓譟而下。蜀人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器夾攻。大破之。斬其將鄒興。遂焚三橋。斷橫江之鐵索。與湯和分道而進。

王新建伯受命攻桶岡。橫水。左谿。賊酋謝志山。蕭貴模。聞官兵至。集衆禦之。各據險隘。設滾木壘石。守仁未至三十里駐兵。夜募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各執一旂。懷銃礮。由間道攀崖入險。分布進巢極高山頂。伏覘賊。令度我兵至險。舉礮應之。又先遣壯士緣崖奪險。盡發其滾木壘石。亡何。守仁進攻。賊據險迎敵。忽聞近巢諸山頂礮聲如雷。火焰蔽天起。守仁急麾兵擊之。賊大驚走。謂我兵已盡入其巢穴矣。官軍乘勝進。遂破橫水大巢。志山。貴模。初以橫水在衆險中。官軍不能至。及見官軍四集。遂棄險而走。旣而唐淳又破左谿。乃議攻桶岡。而桶岡尤險阨。賊首藍能。聞鄰巢破。恐甚。守仁招諭之。賊遲疑未決。守仁乘其無備。冒雨進師。遂破桶岡。

廣西田州土官岑猛叛。姚謨奏討之。分兵哨入。猛勁兵盡在工堯。諸將莫敢當險者。沈希儀獨引兵當之。去工堯五十里而軍。進攻隘。隘堅。乃以奇兵十餘騎。夜從間道繞出工堯之背。立幟爲號。黎明合戰。賊殊死鬪。我軍却麾而進。又却。希儀親斬怯者一人。而提其首以令軍後。麾而進。先所遣間道卒已皆至。登山立幟。賊望見山上旂幟。大囂曰。大兵得工堯矣。此用奇兵奪山險也。

傅友德、沐英等伐雲南。師至白石江，達里麻陣於南岸。我師作欲濟勢，遣一軍泝流潛渡於陣後，吹銅角，樹旂幟，爲疑兵於山谷。達里麻益駭，急列後兵拒之。岸上軍心動而亂。友德趨師渡江，以勇而善水者先之，執長刀、蒙盾破敵軍，敵却數里。我師悉渡，此用奇兵奪水險也。險者敵之藩籬，險不奪，師不可進。舍死力爭，固應得巧。第恐敵人因我欲進不能，必將乘虛間出，伏兵要路。我至悉擒，或爲內應，佯示驚逃，誘我搶奪，臨險伏擊，或潛遣偏師出我之後，或出左右擊我不意。故奪險者宜詳審，而處險者宜陰備。

築險

險阻之處，在我爲要，在敵爲害。一或輕忽，使敵得之，便爲敵所制矣。故當築而守之，或扼彼之亢，而使不得進，或牽彼之後，而絕其糧援，或睨彼之勞，而使之力分。敵進則不能入，守則有後患，必懈而引還矣。但築之者先事宜祕密，版插宜夙具，用工宜迅速，兵衛宜張大方。其創始，敵猶弗知，逮知而爭，以正兵嚴待，以疑兵誑惑，必趑趄而不敢輕進。彼方猶豫，我已成功，迨其既至，業已無及。兵之善謀者也。

周宇文憲禦齊，齊將獨狐永業築崇德等城，絕其糧道。及汾州見圍於齊，又築石殿城，以爲汾州之援。孝寬在玉壁時，汾州之北，離石城以南，悉是爲生胡所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翦，欲方當要處築一大城，乃於河西征役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我成此城，十日卽畢。旣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召兵，三日

方集議謀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行軍。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以備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畱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

曹瑋守西邊。開濠邊。率深廣五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藉以限敵。要害處爲築堡。皆塹其地。爲方田環之。

孟珙移鎮江陵。原所置三海。日久沮洳。有變爲桑田。敵一鳴鞭。卽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至三汊。無所限隔。迺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蓄泄。三百里間。浩然巨浸。土木之工七十萬。民不知役。

余子俊鎮榆林。相度邊地。畫形勢於沿邊一帶高山陡崖。依山隨形。地勢或剗削。或累築。或挑塹。綿引相接。以爲邊牆。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砦。連比不絕。又於空處築短牆。橫一斜二。如新月形。以爲偵探避箭之所。甫二月而工畢。自是虜寇益希。而榆林至今爲重鎮。及總督大同上言。宜築宣大山西邊地。與延綏同。上然之。卽敕有司預備器物。未幾爲言者所論。敕令致仕。

余闕守安慶。亦大脩險阻。引江水以環其城。迄今爲江淮一保障。皆增其鞏固。以爲堅守之計者也。至

於敵之未至宜先於城外按視地形據險阻乘高環立壁壘星羅棋布不得太遠立壘爲犄角勢比於脩險時迫切事異此固宗澤之所以守東京而非坐而待圍者也

間道

夫必由之途敵以嚴禦吾之大軍自不得進而可遂退乎須厚結土人訪其間道令之導引潛兵入之雖山林險塞跋涉爲難而心腹旣入藩籬自潰蓋溪澗之處敵所不得守卽或防守兵亦不多敵以爲可懈之處我以爲絕要之途輕齎約負卷甲銜枚死士當前期在必克此正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之法第冒險深入與大將旣遠非可恃後援也非死戰不勝非迅速不得非必得不可得城得險在我有憑敵人聞之心膽皆碎腹背擊之勢必不支

王全斌伐蜀至劍門次益光軍不得進會諸將議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戟萬夫莫前諸軍宜各陳兵取之策侍衛軍頭向韜曰益光東越大山數重有狹路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強店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卽劍門不足恃也全斌等卽欲卷甲赴之康延澤曰來蘇細徑不須主帥親征且蜀人屢敗併兵退守劍門莫若主帥協力進攻命一偏師趨來蘇若達青強北擊劍門與大軍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納其策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造浮梁於江上蜀人見梁成棄砦而遁蜀將王昭遠聞延德趨來蘇至青強卽引兵退陣於漢源坡畱其偏師守劍門全斌等擊破之

金撒離喝侵蜀。攻饒風關。吳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關嶺。金人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登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去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日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募敢死士人千金。得士五千。將夾攻。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導以祖溪澗道出關背。乘高以闚饒風。諸軍不支。遂潰。

潁川侯傅友德討蜀。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青山。果陽虛空。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引精兵五千爲前鋒。趨陳倉。攀緣山谷。日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文州。連克階州。青山。果陽。而進。此由問道以成功者。

蓋問道人所不虞。不虞則不備。故易克也。我克而深入。則敵之守備反在其外。所以必潰。其事與奪險相類。但問道有途。而逶迤狹小。險峻崎嶇。非如奪險者。僅入旂幟鼓角。以爲疑兵。俾之震而遁也。其入險之具。水則舁飛橋小舟。山則有鉤繩軟梯。鋤鍬斧斤之屬。皆宜全備。

誤敵

從古兵家之取敗。率由一誤。誤則斯須之錯謬。勝負之相懸。譬若奕者。兩敵相當。並稱國手。其下人誤下一著。敵必乘之。而全局皆失。故良將之於敵。每多方以誤之。誤敵之法。難容悉數。或激之使躁於動。或誘之使人貪於得。或迫之使不得不往。或緩之使坐安其患。或欲東而佯擊其西。或實進而謬爲之退。使敵當守而不守。當趨而不趨。或趨其所不必趨。守其所不必守。我有無不如意之算。彼有不可復追之悔。所

謂形之而敵必從之如後之怒敵餌敵驕敵懈敵之類皆是也

岑彭擊秦豐。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詰彭。彭懼。於是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日西擊山都。乃縱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悉其軍邀彭。彭乃潛渡沔水。擊其將張揚於河頭。大破之。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其巢。豐回救。彭預爲之備。出兵逆擊。豐敗走。追斬蔡宏。班超發于闐諸國三萬五千人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闐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闐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縱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邀于闐。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人驚亂奔走。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降。龜茲等因各退散。魏爾朱天光討醜奴。至汧渭之間。停車牧馬。宣言俟秋更進。獲覘者縱之。醜奴信之。散衆歸耕。據險立柵。天光知其勢分。密嚴夜發。黎明圍其大柵。拔之。所得俘囚皆縱遣。諸柵皆降。追獲醜奴。尉遲菩薩攻圍趨柵。賀拔岳救之。菩薩已出。岳故殺其吏民以挑之。菩薩率其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隔水與語。明日復引百餘騎與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處。岳卽馳馬東出。賊以爲走。棄步卒。率輕騎渡渭追之。岳依橫岡設伏待之。賊半渡岡東。岳出擊之。賊敗走。岳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俘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

秦王世民討劉黑闥。自將列營洛水上。以迫之。李藝以兵數萬來會黑闥。自將拒之。程名振載鼓六千。